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張丹崑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春官宗伯第三之九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王氏昭禹曰天所祐爲福福所兆爲祥

案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周公之作祝辭乃以祈福

祥求永貞為義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凛然懼於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正其德者多矣

存疑鄭氏衆曰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彌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辨正劉氏彝曰先鄭以小祝小祭祀侯禳之事解六

辭非也大祝所祝皆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六享始用大祝之六辭　歐陽氏謙之曰年祝如祈穀於上帝與社稷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必歸功於神也

案年祝瑞祝歐陽氏謙之得之餘俱未安以義測之順祝天地宗廟之常祝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禮運禮時為大順次之天地之祭宗廟之事順也年祝祈年之祝也吉祝如吉禮卜日之祝是也化祝天地有

異哉而祝其消化也瑞祝嘉祥見而告於天地宗廟也筴祝如金縢冊祝既祝而藏其冊者是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説（造七報反禬古外反劉音會禜音詠説書悦反注故書造為竈杜子春讀為造書亦為造）

正義鄭氏康成曰祈嘄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於神以求福（賈疏小祝職掌禱祠之祝號故知此六祈亦號呼以告神）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賈疏案五行傳貌之不恭惟金沴木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從

惟火沴金聽之不聰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惟金木水火沴土五行而沴有六者除本五外來沴已則六彼云沴此云癘者沴有六則癘鬼作見故變沴而言癘故以祈禮同之杜子春云造祭于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賈疏見昭元年左傳其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賈疏禬是除去之意故知為災變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賈疏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傳曰有食之則曷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何休云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賈疏攻說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類禮亦天災得有牲者災始見時有幣無牲及災成之後即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案攻說以責神無為用牲而仍用幣者以禮責之亦不可不致其肅敬王氏昭禹曰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大祝之六祈

所以陳信於鬼神而祈其與人同也虞書類于上帝王制天子將出造於禰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祭禜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䕆氏以攻禜攻之之屬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皆以與民同吉凶之患　項氏安世曰六祝所以求福六祈所以禳禍　劉氏彝曰六祝因祭享而祝之六祈則因事特祭而祈之

索鬼神不與人同心災厲乃見故以祈禮同之非時

而祭上帝曰類非時而祭祖禰曰造攻如救曰伐鼓以兵之類說謂以辭責之如變置社稷必責以辭存疑鄭氏衆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大師造于祖司馬法曰乃造於先王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引詩及爾雅以證此類造為出軍之祭後鄭不從者此經六祈皆為鬼神不和同不得以出軍之禮解

案大師大會同之類造後皆特見故知此類造乃以

同鬼神示祈消災變而所用之事異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會如字

正義鄭氏鍔曰命如命龜之命記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乃所以命之也　杜氏子春曰誥當為告書亦或為告　毛氏應龍曰告如武成告于皇天后土金縢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是也　鄭氏康成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　鄭氏衆曰禱謂禱於天

地社稷宗廟春秋傳鐵之戰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賈疏見哀二年左傳）若此之屬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賈疏見哀十六年左傳）或曰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案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作六辭因事而特告也上下天神地示也親疎由禰至親盡也遠近四望

五祀之類祠因事舉祭告神之祝辭也誥會亦質神之辭誥者尚書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昭衆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也誄者至於南郊稱天而誄之

存疑鄭氏衆曰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

辨正王氏應電曰六辭皆告於鬼神示故大祝主之曰誥曰命曰禱人事雖亦有之然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士師非大祝職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正義鄭氏康成曰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賈疏少牢特牲禮祝辭稱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示賈疏僖十五年左傳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幣號若玉

云嘉玉幣云量幣賈疏曲禮文經無玉號注兼言玉者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玉得與幣同號故兼言之 鄭氏衆曰牲號謂犧牲名號曲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鬛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盦號謂黍稷名號曲禮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敢用柔毛剛鬛士虞禮敢用潔牲剛鬛香合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衍讀作延炮讀

作包百交反劉白交反擩如泉反繚音了共供同

正義鄭氏衆曰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賈疏案特牲少牢隨祭之時皆以菹擩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擩鹽中以祭彼無云用肺擩鹽醢中此連引之耳繚祭以手從持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絶以祭也賈疏此據鄉飲酒言絶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絶肺以祭謂之絶祭鄉射禮取肺坐絶祭鄉飲酒禮右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少牢取肝擩於鹽振祭　鄭氏康成曰九祭皆

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為延炮當為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賈疏有司徹注白謂稻黑謂黍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殽之序徧祭之是也賈疏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殽羞次第徧祭按公食大夫禮惟魚腊湇醬不祭以其薄故也其餘皆祭故謂之周祭

振祭擩祭本同賈疏振祭擩祭本同者皆擩但振者先擩復振

擩者不振不食者擩則祭之賈疏特牲少牢皆有挼祭挼祭在未食之前以菹擩於醢

祭於豆間是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賈疏特牲少牢皆有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是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

亦本同賈疏同者絕之但絕者不繚繚者亦絕故云本同禮多者繚之賈疏據鄉

飲酒禮即先鄭所引右取肺巳下是也禮畧者絕則祭之賈疏即先鄭所引鄉射禮

取肺坐絕祭是也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賈疏膳夫職王祭食則授

言宰夫者據諸侯是宰夫先鄭以周祭巳上皆為祭鬼神之事振祭巳下皆為生人祭食之禮後鄭不

從者生人祭食不合與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人祭食法

案注義皆引經以證之是已今更推廣之男巫望衍
旁招以茅則衍可為延也包之言兼則間傳輕者包
重者特是也命祭延祭見於玉藻曲禮又士虞禮祝
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禮尸坐祝命綏祭亦命祭也
兼祭見於特牲少牢而公食大夫禮亦兼祭庶羞徧
祭見於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皆祭無不徧也少
牢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亦是共祭但士
虞特牲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擩是振

原有不擩者注專以肝之既擩復振言似未盡又肺有二種曰祭肺曰舉肺祭肺則已絶者直祭之而已舉肺則少儀所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者必繚而絶之乃可以祭絶祭繚祭之别蓋在於此非禮多畧之謂而鄉飲鄉射皆言祭舉肺之濡亦未見其有異也

辨九攑一曰䭫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攑六曰凶攑七曰奇攑八曰褒攑九曰肅攑以享右

祭祀〈𢷎古拜字諧音啟本又作稽奇居宜反褱音報右讀為侑〉

正義鄭氏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頭不至地故名空首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頭稽留至地多時則為稽首〉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賈疏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耳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以杖齊衰入凶拜中也雜記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歿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也凶拜

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賈疏檀弓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雜記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蓋適子妻喪父為主故不稽顙則衆子為妻父在亦稽顙注不云衆子當稽顙者據雜記成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襃讀為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賈疏鄉飲酒禮賓客入門有撎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撎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賈疏成公十六年左傳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云不敢拜命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某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拜答臣下拜賈疏此據祭祀若燕

禮則君答臣有再拜再拜拜神與尸賈疏案特牲禮祝酌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此再拜於神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　賈氏公彦曰九拜之中稽首頓首空首肅拜是正拜餘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者正拜為之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知者案哀公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公三年左傳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君拜臣下當空首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成王拜手稽首以荅周公是也肅拜最輕惟軍中有此婦人則以肅拜為正　易氏祓曰荀卿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禮非至尊不稽首喪非至哀不稽顙然君亦有稽首於其臣者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尊師道也大夫士有非其君而稽首者儀禮君勞賓若介皆再拜稽首尊主君也

其次則頓首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敵巳下皆用之振動葢施於事變之不常者耳吉拜致敬凶拜則致哀也奇拜者鄉飲射聘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襃拜者特牲少牢饗神與受尸嘏則再拜是也肅拜者但俯其手而肅之少儀婦人雖君賜肅拜是也享獻也謂朝獻饋獻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賈疏特牲禮尸食祝侑主人拜故知侑尸時有拜

案古人之拱兩手皆不平故有尚左尚右之異凡男

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則拜者下一手先至地而上一手後至乃交也喪拜則男子尚右手婦人尚左手檀弓言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有此二法而聖人云吾從其至者則凶拜當先稽顙后拜矣然士喪禮及喪大記皆云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則聖人所欲從者蓋非當時之達禮也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者以吉拜與此經凶拜吉拜一也以其喪拜謂稽顙也以吉拜謂不稽顙也如婦主舅姑之喪

與凡男婦之攝主皆吉拜不稽顙喪服小記雜記皆

足以徵之吉拜不稽顙則唯男子尚右手女子尚左

手以是異於祭祀賔嘉諸禮之拜而已注但據一隅

而於他經未合故論之經云享右祭祀舉其重者爾

其實五禮皆該焉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故書示為祊杜子春云祊當為示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

烝享賈疏司烜職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雖不云氣然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執之而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賈疏明主人圭潔之德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　劉氏敞曰大禋祀祀天圜丘肆享宗廟大禘祫祭示祭地方澤案號祝舉神示之號以祝也號如皇天上帝皇祖后稷之類特牲禮曰皇祖某子少牢禮曰皇祖伯某亦是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隋許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血祭曰釁賈疏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為血於座前宗廟即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賈疏凡祭祀血以告殺後隋釁令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爓熟逆鼎而入故云容逆鼎知鼎在門外者按中霤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逆鼎　右讀亦當為侑

案隋當為隋祭隋釁與侑皆令鍾鼓大祝先令之大司樂承而令之此節經文疑有訛倒

通論陳氏暘曰逆牲逆尸之時令奏昭夏肆夏者大司樂其令以鍾鼓奏之者大祝也

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臯讀作嘷户高反劉户報反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臯讀為卒嘷呼之嘷賈疏此依俗讀來嘷者皆謂呼之入相尸者延其出入詔其坐作賈疏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祼訖退出坐於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饋獻訖又入室坐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荅拜皆有坐作之事

賈氏公彦曰舞謂學子舞人祭訖尸謖後大祝命徹祭器

案歌與舞必依祭節故大祝告以樂入之節而後樂師詔來瞽大祝告以舞之節而後樂師詔臯舞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賛斂徹奠渳綿里反相息亮反飯扶晚反斂力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鬯陳尸設鬯也　鄭氏衆曰渳尸以鬯浴尸　賈氏公彦曰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不言相含者大宰賛贈玉含玉故也賛斂者冬官主斂事大祝賛之

案大渳小宗伯大祝皆掌之然小宗伯職曰大肆以秬鬯渳則治其禮之辭也此職曰以秬鬯渳尸則親

其事之辭也又小祝以同官而贊淈則親其事者非小宗伯益明矣　小宗伯職曰大肆則當以陳尸及浴器言此曰以肆鬯淈尸則肆專言浴器　曰徹曰奠徹而又奠也自始死之奠以及襲奠小斂大斂奠幷朝夕之奠皆徹前奠而後陳新奠其徹與奠竝大祝為之

言向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付音祔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賈疏六辭

之中五曰禱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烖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爲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賈疏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先王祖也掌國事辨護之賈疏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賈氏公彦曰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三者皆國事　朱子曰祔於祖者以廟制昭穆相對將來遷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將來移上而孫

來居此位也　方祔祭時是告其祖以將遷他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於寢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也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故兵寇也天烖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賈疏小祝彌烖兵注以彌為安此彌為徧者禱祠之事靡神不舉故以彌為徧也　既則祠之以報焉　賈氏公彥曰

始為曰禱得求曰祠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正義鄭氏衆曰設軍社春秋傳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賈疏見定公四年左傳　鄭氏康成曰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賈氏公彥曰有事於四望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軍歸獻捷於社皆大祝前辭

案前四事皆君舉而祝從惟至所征之地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社則大祝獨前行致告也曰國將有事者君不親也知然者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則君不親明矣下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君親之也故異文焉　小宗伯師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軍社則大祝設之主車則肆師奉之小宗伯帥之而已　用師之地未必正當四望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謂大祝與肆師也祭兵於山川肆師為位則大祝前

祝繼之以將事者必肆師明矣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舍讀作釋一音赦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賈氏公彥曰曲禮出必告反必面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令王出行時造於廟反行則還奠七廟也非時而祭曰奠堯典歸格于藝

祖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　陳氏祥道曰釋奠者設

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

案據此則大會同不專在王國之外而王亦往就羣

侯而會焉足以明之矣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土社神也　賈氏公彥曰雖告

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大宗伯王大封先告后土不言用

牲幣而於大祝見之者以大祝辨牲幣之號也

禁督逆祀命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賈疏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有逆者則刑罰焉賈疏告上治之　王氏安石曰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皆謂之逆祀命王氏昭禹曰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督也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號六號賈疏六號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云六號據上成文而言　王氏安石曰頌其所得用之祭號通論易氏祓曰此皆所以贊大宗伯也大宗伯告后土大祝辨牲幣之號則為之用牲幣大宗伯頒祀於邦國都家大祝辨鬼神示之號則為之禁督逆祀命者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彌注讀作敉綿以反遠於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賈疏祈福祥三者皆是侯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賈疏寧風旱三者皆是禳逆迎也彌讀曰敉敉安也　賈氏公彥曰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　劉氏彝曰天地宗廟日月星辰社稷而外當祭祀之者皆小祝所掌也

案將事謂將號祝之事如下文也大祭祀則大祝將事此互文亦省文　周官於侯禳禱祠之事甚詳蓋人心冥頑惟遇疾病烖危窮而反本易警發其善心

故聖人因侯禳禱祠使恐懼脩省以思救政則所益多矣　豐穰之後仍祈有年是之謂順旱則多風以雲氣將族風輒散之風寧然後雨可降旱可寧也春秋傳若之何憂猶未弭又欲弭諸侯之兵止息之義也男巫職招弭以除疾病注讀彌弭為敉豈彌弭敉古皆可通與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

正義王氏應電曰記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故君迎牲而不迎尸送逆尸皆小祝主之

賈氏公彥曰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也

案小宗伯所逆者未炊之齍小祝所逆者則已孰而實於簠簋者也舍人實而陳於西堂之上小祝自堂下逆而升之疏謂小祝薦齍盛於神座前非也　特牲禮黍稷始陳於西堂則舍人奉粢盛入廟亦宜陳

於西堂少牢禮佐食設俎後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設於室中則后宜自房中出九嬪一人取一玉齍於西堂以授后而入設其餘則九嬪贊后外宗贊九嬪以次授受而后皆親設焉如后不與則大宗伯攝也其大神大示則大宗伯奉之而小宗伯佐之　王氏昭禹易氏祓皆謂齍盛輕於牲故大祝迎牲小祝迎盛王氏又證以六官奉牲六宮奉齍皆非也王親射牲故六官奉之后親羞齍故六宮共之事分內外

非有輕重比類以求之同是尸也二祝同逆而送者惟小祝豈得謂送輕於逆乎蓋大祝事多有所不暇故小祝各共之耳

贊隋隋許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隋尸之祭也　賈氏公彥曰贊隋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擩於醢祭於豆間其時小祝贊尸以授之

贊徹贊奠

案此四字當在大喪贊渳之下簡錯在此大喪之奠與徹大祝掌之小祝竝贊之也

凡事佐大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惟大祝所有事　賈氏公彦曰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者見自此以上佐大祝自此以下惟贊渳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大喪贊渳設熬置銘注故書渳為攝杜子春云當為渳銘今書或作名

正義杜氏子春曰渳謂浴尸　鄭氏康成曰熬者棺

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賈疏熬謂熬穀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賈疏黍稷稻粱各二大夫三種六筐賈疏黍稷粱各二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賈疏加魚腊君大夫士同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於西坫南賈疏坫在堂西南隅此據未用時加之蓋後設於棺旁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賈疏士旁各一筐首足各一筐大夫旁各二筐首足各一筐君左右各二筐首足各二筐　杜氏子春曰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　鄭氏衆曰銘書死者名於旌士喪禮

為銘各以其物賈疏其物謂生時旌旗士喪禮注王建大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賈疏亡無也生時無旌旗子男之士不命是也故用緇長半幅爾雅一入赤汁謂之縓再入謂之赬赬赤色繒也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賈疏喪服小記天子諸侯大夫書名並與士同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賈疏始死即作銘倚於重殯訖置于西階上屋宇下重木置于中庭賈疏始死以木為重葬後作木主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賈疏飯米之餘以為粥盛以二鬲縣於重冪用葦席取銘置於重賈疏謂未殯以前殯訖則置於西階上是也

案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大祝小祝皆掌大喪之渳而其文各異何也大喪兼王后世子而鬯乃所以事天神地示人鬼惟王主鬯故喪浴用之而后世子不得用也小宗伯職特言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明自王以外渳皆不得用鬯也肆師職曰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明渳不以鬯則雖大喪不共築鬻也鬱人職曰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則知后世子之渳不得用鬯矣鬯人職曰大喪之大渳共其釁鬯則知非王之渳不

得稱大而釁尸不以𧴩矣大祝職曰大喪始崩以肆𧴩湏尸則知此職之大喪專謂王而不兼后世子矣世子不得稱崩后之喪浴女御掌之小祝職曰大喪贊湏則知世子之湏亦大祝親之而小祝贊之矣大祝之特言崩與小宗伯同以王之喪浴大祝親其事而小宗伯治其禮也小祝不稱大湏與鬱人同明湏不以𧴩不得稱大而世子之湏兼掌於祝亦見矣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齎音咨

正義鄭氏康成曰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賈疏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分禱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　賈氏公彥曰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出入亦宜告之祭法王七祀中有司命大厲月令不祭此亦不祭可知

存疑鄭氏康成曰分其牲體以祭五祀

案生人行道必有齎故於葬曰道齎之奠分禱謂遣人分祭若以遣奠餘牲則幾於慢矣未必然

辨正賈氏公彥曰杜子春讀齋為粢以為道中祭後鄭不從者旣夕禮道中無祭法

大師掌釁祈號祝

正義鄭氏衆曰釁謂釁鼓也春秋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賈疏定公四年左傳祝佗辭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注故書祀或作禩杜子春讀為祀書亦或為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烖

兵　鄭氏鍔曰四郊兆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

或失所依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則國內但祀以彌裁兵可也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正義賈氏公彥曰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內小祀則宮中七祀等小喪紀謂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謂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　易氏祓曰此皆謂祝號之事

案小會同謂殷頫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防扶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勸猶倡率前引者賈疏即下經御匶也謂執纛居匶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防謂執披備傾戲賈疏使持制之不至傾戲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案戲音虧傾側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勸防為引匶後鄭不從者天子千人執六引在匶車前防謂披在匶車旁備傾戲二者不得為一

及辟令啟辟音闢

正義鄭氏衆曰辟謂除菆塗椁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賈疏天子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葬命役人開之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毛氏應龍曰菆聚也殯時聚木蓋櫬而塗之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賈疏天子諸侯殯用輴車天子畫轅為龍先置龍輴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輴車之中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旁乃於椁攢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椁材乃畢塗之如四面霤屋斧者案檀弓布幕衛綃幕魯布幕諸侯法綃幕天子禮刺以黼文形如大斧

及朝御匶乃奠（朝直遥反　匶古柩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匶也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賈疏殷人始死斂訖即以匶朝廟而殯焉周人殯於路寢葬時朝廟先禰而後祖）某謂乃奠謂朝廟奠　賈氏公彥曰御匶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喪祝執纛居前以御

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匶從徧奠昨夜

夕奠至廟正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
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匶西
餘論賈氏公彥曰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
葬乃朝廟按僖公三十二年左傳晉文公殯於曲沃
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康成答曰周之正禮末
世何能同傳不合不得難經案既夕禮將葬遷於祖
用軸乃周公正經
案曾子問王崩祝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成事

而後主各反其廟疏謂以次朝七廟廟各一宿非也當以曾子問為正詳見既夕禮經記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飯于牖下小斂于戸内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䡖車御也某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賈疏此喪大記

文柳者諸飾所聚帷荒之屬是也紐者君三池纁紐六之屬是也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為節度

案載與飾棺皆葬前一日事下文及葬御匶乃御以出宮故注知此為還車之御也載在飾棺之前而倒言之者與下遂御之文相承接其義乃顯也䟽據既夕禮注謂遂匠納車於階間士禮也大喪則納之者匠師與鄉師職與匠師御匶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

師

及葬御匶出宮乃代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賈氏公彥曰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匶車出也

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說吐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賈疏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說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　四翣之屬賈疏喪大記及禮器天子八翣則此四宜作八令可舉移安錯之某謂

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賈疏檀弓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牆謂帷荒與匶為郭若牆然言置翣者翣在道匶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旁 賈氏公彥曰說載說去車與披及引之等除飾解去帷荒池紐之等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自掌勸防已下至除飾皆同故曰亦如之 敖氏繼公曰此禮當先除飾乃說載

案周官於喪紀多獨舉大喪故於喪祝職備舉大喪所有事而繫以小喪亦如之以示凡喪紀事有必舉

物有必共者皆通乎小喪以為他職獨舉大喪而不及小喪之通例也於末舉卿大夫之喪以見稱小喪者事在王宮也　諸職所列飯米熬穀茶葦薪蒸木材之類皆統言喪事以其物乃貴賤所通用也衣服含贈溮斝銘旌窆器樂器之類尊卑有度則多舉大喪而不及其餘蓋喪所必用不疑於小喪之不共而各有禮命故其事不必詳也相禮贊含贈涖斂罰引御匶序哭之類亦多舉大喪而共之者非一人或別

有所見大宰大喪贊含玉贈玉而小宰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則知大喪之外贊含贈者皆小宰矣大宗伯大喪為上相而小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知小喪相禮者小宗伯矣小宗伯涖大斂小斂而肆師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則知小喪涖斂者肆師矣大喪大司徒屬鄉之六引鄉師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屬遂之六綍而遂師道野役抱磿則知大司徒所不親鄉師遂人遂

師各共其事矣宮中序哭世婦內宗外宗皆掌焉則兼掌小喪不待言矣

掌喪祭祝號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祭虞也檀弓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賈疏士虞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

王弔則與巫前

正義鄭氏衆曰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賈疏桃者

鬼所惡茢菼帚所以埽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小臣也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王弔亦然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賈疏襄二十九年左傳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若亳社是矣賈疏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據其地則曰亳社據彼國已亡則為亡國之社稷此國勝之則曰勝國之社稷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賈疏哀四年公

羊傳文 為北牖特牲文 賈疏郊

賈氏公彥曰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有故祈請 王氏安石曰勝國邑之社稷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 王氏應電曰謂勝國之社稷或在國或在邑者民素禱祠而獲應故有祭祀禱祠以士師為之尸

餘論陳氏傅良曰古人作夏社忌子卯陳垂和之器皆警戒脩省之意也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正義賈氏公彦曰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

掌之兼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案士喪禮有商祝夏祝周祝之名襲含小大斂拂柩

飾柩之事商祝主之淅米鬻餘飯徹奠進奠之事夏

祝主之取銘之事周祝主之因其所共之殊以為名

稱之別大抵皆公有司則皆喪祝也士尚如此則卿

大夫可知職喪職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

事此其一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甸音田貉讀作禡莫駕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云是類是禡賈疏詩大雅皇矣篇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 鄭氏康成曰田者習兵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賈氏公彥曰四時之田謂蒐苗獮狩也大司馬仲冬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其時甸祝為號

通論鄭氏鍔曰肆師掌為位甸祝掌其祝號

存疑陳氏祥道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於神坐之側置稍於神坐之後故曰表貉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舍音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時征伐（賈疏大祝大師大會同皆造祖禰故兼言征伐）鄭氏衆曰禰父廟

賈氏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禰並言

師向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

禽向音田屬音燭饁于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于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賈疏田獵在山山虞植旗田獵在澤澤虞植旌是所表之處也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賈疏四郊皆有羣神之兆田獵還過羣兆故以禽薦之無祭事入又以奠於祖禰薦且告反也賈疏上經釋奠於祖禰謂出田此舍奠在饁獸之下是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賈疏案昭八年穀梁傳每禽擇取三十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腊人職掌凡田獸之脯腊以共乾豆　王氏應電

曰不特入於腊人入於囿人服不氏以待不時而取皆是

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禂音誅一云與禱同

正義杜氏子春曰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案詩小雅吉日篇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　鄭氏康成曰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詛阻豫反造說音俱見大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賈氏公彥曰盟者

盟將來春秋諸侯或因會而盟是也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為之　王氏安石曰於人則盟詛以要之於神則類造攻說禬禜以求之

宗類造何以有詛兵祭也以所伐國之罪昭告大神且與同役者要言俾用命而無二心如春秋傳所載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類義近於詛故詛祝作其辭

辨正鄭氏鍔曰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為詛盟之法以待之荀卿曰盟詛不及三王是不

考周禮也堯之時苗民泯泯棼棼以覆詛盟則是三王前已有是事 毛氏應龍曰張子謂周官盟詛之類必末世增入者考書盟詛見於有苗之時詩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盟詛乃詩書所有於周官何疑

道論賈氏公彥曰類造已下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詛祝掌之秋官别設司盟者司盟掌盟載之法亦不掌祝號與載辭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賈疏襄二十六年左傳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偽與楚客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修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春秋傳使祝為載書賈疏哀二十六年左傳

賈氏公彦曰人多無信為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曰以叙國之信用邦國之劑謂要券對神成正之使不犯

案信用者示所要之必用也敘者次其事之小大也敘國之信用如魯盟東門氏叔孫僑如之類質邦國之劑信如成王賜周公太公以盟之類

總論王氏應電曰大祝主逹誠於鬼神之大者小祝主逹誠於鬼神之小者若喪祝甸祝詛祝又各設官以分掌其事使大小祝得專致其寅清於天地宗廟之祀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

正義王氏應電曰政令謂選擇其賢否及降神祈禱等事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正義董氏仲舒曰雩呼嗟以求雨也　鄭氏康成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案定元年穀梁傳請予應上公　賈氏公彥曰帥巫謂帥女巫女巫職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可

知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句龍柱棄等是也　鄭氏鍔曰建午之月雩祀上帝者禮之正大旱而雩出於非常故帥羣巫而舞之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造鄭音皂依杜音七報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　鄭氏康成曰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為

案二說皆可通而杜義稍長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匰音丹蒩子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蒩讀為鉏藉也匰器名主謂木主也某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是也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若今筐也主先匰蒩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蒩以筐大祝取其主蒩陳之器則退也

賈疏以匰威主以館威蒩向祭所俟大祝取主則以匰退取蒩則以館退也

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

賈疏刌切也堂西南隅謂之坫饌未用前

陳於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此

賈疏士虞禮設席於奧禮神東面右几故設於几東席上東縮縮從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

王氏應電曰苴以藉祭酒

通論鄭氏鍔曰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祏及合祭於大廟則以匰盛之苴者鄉師所謂共茅苴也盛苴名曰館者如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三者皆司巫所共以其與神交

凡祭祀守瘞瘞於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鄭氏鍔曰禮記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宗廟中亦有瘞繒之類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賈疏祭地埋牲與禮祀同節作樂下神後即埋牲以後更有祭祀之節事故使司巫守埋祭畢乃去之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巫下神之禮賈疏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令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

遺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音延

正義鄭氏康成曰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賈疏男巫於他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　賈氏公彥曰望祀者類造禬禜遥望而祝之望衍者攻說之禮遥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　杜氏子春曰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　鄭氏鍔曰神來無方招之亦非一方故曰旁招

冬堂贈無方無算注故書贈為矰杜子春云當為贈

正義鄭氏康成曰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賈疏占夢職含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杜氏子春曰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子春以堂贈為逐疫後鄭不從者逐疫乃方相氏及占夢之職也

春招弭以除疾病弭注讀如敉杜讀如彌

正義鄭氏康成曰招招福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

杜氏子春曰弭讀如彌兵之彌

王弔則與祝前注故書前為先鄭司農云先非是

正義鄭氏康成曰巫祝前王　賈氏公彥曰喪祝職

王弔則與巫前　李氏嘉會曰王弔祝當往巫亦與

焉者祝以辭巫則以桃茢除不祥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

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鄭氏鍔曰祓除釁浴蓋宮中之事

旱暵則舞雩

正義鄭氏衆曰求雨以女巫故檀弓記歳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　賈氏公彥曰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暵謂熱氣

存疑鄭氏康成曰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王氏應電曰按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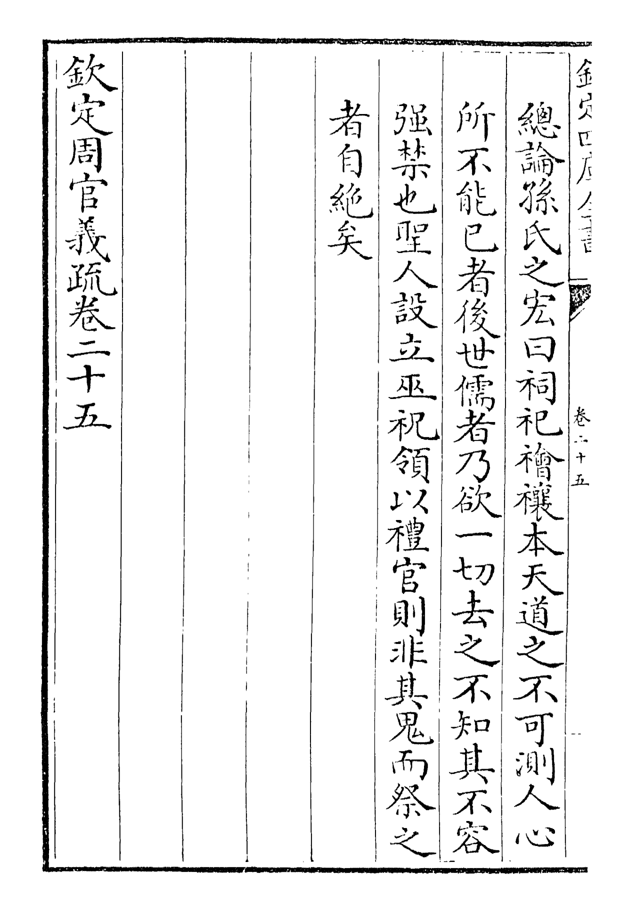
雩於北郊禜於南郊漢制雩衣皂禜衣朱各異其物董仲舒傳求雨閉諸陰門開諸陽門求晴反是皆此道也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賈氏公彥曰與天官女祝前后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總論孫氏之宏曰祠祀禬禳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後世儒者乃欲一切去之不知其不容强禁也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絕矣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六

春官宗伯第三之十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典則亦法也賈疏大宰注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其實典則與法一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

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

案曰建者廢舉損益得與大宰共酌定也法則不言建該於六典也　大史明於天道達於先聖之舊典累朝之故事故凡禮典之因時損益及五官和布於正月者皆得與大宰酌定既掌建典又逆其治則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成達於六官者皆别達於大史以聽鉤考可知矣本職於約劑則貳六官司民所獻民數則與冢宰司會同貳天府惟建典不言貳著其異於諸職之相副也䟽乃謂迎受治職文書義尚未該

餘論王氏應電曰大史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蓋史臣據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大史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春秋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賈疏桓十七年左傳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賈疏左傳服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帝王異世設官不同周雖以下大夫為之然建邦之六典猶處六卿之職

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　易氏祓曰考之而是非審然後達之大宰以待廢置誅賞司約職不信者服墨刑　王氏昭禹曰考其辨法所以伸在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好辨之源

案冢宰體重而事繁故辨法者使正於大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

之所登劑津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賈疏案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故知約劑中有要盟之載辭萬民約劑無盟要載辭惟有券書

貳猶副也賈疏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藏之藏灋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

案司約所掌惟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此職增都鄙蓋經界水道工築諸大政役比邑連井並有職焉易生爭鬬都鄙及萬民皆有之故入約劑於司約兼藏於

大史恐其久而抵冒耳若官府之取予則有書契而無約劑喪祭所賒官物則各從其抵不踰時而入於泉府矣安得有約劑疏謂幷官府之約劑藏之非也若民間之質劑則自藏之訟而後以質於有地治者惟大約劑乃入於司約

通論易氏袚曰藏藏司約之所登也司約職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亂則六官辟藏是司約以其約劑登於六官又以其副登於大史而大

史以貳六官之所登也

存疑黄氏度曰重出六官二字疑衍

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辟旁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抵冒盟誓者辟法攷案讀其然否　賈氏公彦曰辟開也法即約劑也為之開故府攷案其然否不信者不依約劑　鄭氏鍔曰時移事變久而或亂彼此相疑則大史啟舊藏以示之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賈疏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啓蟄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為歲朔氣帀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帀即是中數曰歲　案注意謂歲年有兩法中氣一帀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稍弱此中數曰歲也朔者十二月朔如六大六小則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年中數生於日朔數生於日月之會疏指節氣為朔

數非是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賈疏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　案兩氣三十日有奇一朔二十九日半有奇是中朔大小不齊所謂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也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賈疏文六年左傳

賈氏公彥曰造歷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歷授民以事故云序事　王氏應電曰敘事者若書之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之春而布德秋而明

刑之類頒于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叙矣又頒于邦國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

頒告朔于邦國

正義鄭氏衆曰頒讀為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賈疏桓十七年左傳

鄭氏康成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案不曰頒朔而曰頒告朔者並每月所行之政令布

告於臣民也先儒以告於廟為告朔於侯國言之猶可於頒朔言之則贅矣春秋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既朝於廟而曰不告月則為以是月之政令告於臣民審矣

通論賈氏公彥曰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正義鄭氏衆曰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

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　鄭氏康成曰門路寢門也賈疏案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是路寢門

辨正郝氏敬曰先鄭謂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按堯以閏月正四時帝世無王焉得以王在門為閏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賈疏

占人職

史占墨

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

正義鄭氏康成曰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

賈氏公彥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羣執事與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共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 賈

氏公彦曰祭祀之書若今儀注次位常者令各居所掌位次也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抵冒其職事　王氏昭禹曰法者上所以制下辨而不信其罪重故刑之事者下所以事上辨而不信其罪輕故誅之誅者以言責之而已　王氏應電曰不知禮者與知禮者爭辨於是乎攷焉而責其不知禮者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先習錄之也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送也詔王告王以禮事　賈氏公彦曰朝覲有三享之禮幣謂璧帛之類

案諸侯執玉朝覲時正將幣也將幣可兼三享而不可專以三享為將幣疏說未該詳見大行人及司儀

職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與大師之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賈疏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也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賈疏見春秋周語傳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賈疏哀六年左傳某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　王氏安石曰兼抱天時之器　王氏應電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及星辰變動軍衆用以行止者

案大師聽軍聲必與大史同車者同律之聲必合時日以為占武王伐商吹律聽聲推孟冬以至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宫是也

大遷國抱灋以前

正義鄭氏康成曰法司空營國之法也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正義鄭氏衆曰勸防引六綍　易氏祓曰法者六引

六紼之法　王氏昭禹曰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大史執法以涖之

遣之日讀誄遣棄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率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賈疏曾子問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誄乃於遣之日讀之

賈氏公彦曰未葬以前孝子不忍異葬後則稱謚

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返則以鬼事之故遣之日讀誄　王氏應電曰既謚而必讀於匶者一則質諸死者而無憾一則示生時所行死而不可掩使人知所勸戒也

凡喪事攷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有得失

小喪賜謚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喪卿大夫也

存疑黄氏度曰小喪王子弟之喪注謂卿大夫非也卿大夫賜謚讀誄小史掌之

案小喪大史主賜謚當賜謚時則小史讀誄非二事也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弟與卿大夫適相等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舍音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算也某謂設算於中以待射時取之中則釋之賈疏案鄉射大

射算皆於中西設八算於中內耦升將射大史取中之八算執之待射中釋算則更實八算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　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案閭獸名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賈疏國中射則皮豎中者謂燕禮在寢則以皮豎獸形為中於郊謂大學之射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大夫士各一中故大夫以兕為中士以鹿為中　天子之中未聞　賈氏公彥曰飾中謂飾治使潔舍算者射有三番第一番三耦射不釋算第二第三番射乃釋算也　鄭氏鍔曰大史職當記注故釋算以記其中之數也禮事凡射時之升降威儀

皆是

案大史之職自建典以外皆國之大事而天官家之術數則使有司治之有馮相氏攷歷象以正歲時有保章氏察妖祥以占時變大史不過攬其綱維辨其差忒而已惟聽軍聲以知吉凶誄南郊以垂法戒則天道人事之精微而難辨顯著而難欺者大史身任之蓋古非有道有德者不居是職故曾氏鞏謂唐虞之世史臣皆聖賢之徒雖至周衰見於傳記者猶多

倜儻非常之人則知周公設官以下大夫而所掌皆與六卿相可否之事所以維持世教之意深矣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奠如字一音定繫户計反）

正義鄭氏衆曰志謂記也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賈疏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　賈氏公彦曰帝繫世本皆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　王氏安石曰父子相代謂之世

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也

辨正鄭氏鍔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謂若春秋傳所稱周志國語所稱鄭書之類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乗楚之檮杌之類則邦國與四方無以異而分掌於二官何耶蓋周志鄭書乃外史所謂四方之志若邦國之志則志諸侯所出之繫與其廟祧昭穆如魯出於周公鄭出於桓公傳序浸

多昭穆久而或亂故王朝亦有志以記而小史掌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王有事祈祭於其廟　賈氏公彦曰若有事者謂在廟中有祈祭之事詔王之忌諱謂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

案注疏專以有事宗廟言尚未盡古者大夫歿君不舉其名王時廵舍於諸侯之祖廟亦當有忌諱記所謂以禮籍入正小史之事也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正義鄭氏康成曰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

賈氏公彦曰云叙昭穆之俎簋則大祭祀惟謂宗廟也三年一祫之時尸主非一兼叙昭穆俎簋案時祭亦有祫但不兼毀廟主耳

案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法而主讀者小史也於大史曰禮書以書協事也此曰禮法則事與書兼之矣史小史之屬史也舊說大史讀禮法時小史以書叙俎

簋則經何不直書小史以明之而第曰史乎如四方之事書

內史讀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之類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

正義賈氏公彦曰數事皆大史掌之小史佐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馮音憑相息亮反有音又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鄭氏鍔曰斗柄月移一舍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是為十二月之位　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歷太歲非此也賈疏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

十二跳帀故也太歲左行於地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蓋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為龍度天門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以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覩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太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為法若元年甲子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赴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明年歲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已後皆然

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 賈疏此五物皆依四面十二辰而見

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訛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 賈疏尚書皆作平秩今云辨秩據書傳

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候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王合位於三五蓋由此術云賈疏國語云王合位於三五者謂武王伐紂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引之者證經五者各於其位 賈氏公彦曰十有二歲謂太歲左行於地十二辰一歲移一辰也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謂子丑寅卯等十日謂甲乙丙丁等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等也指星

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案爾雅十干為歲陽十二支為歲陰天官書歲陰在寅歲星居丑索隱以為太歲在寅則太歲即歲陰歲陰即地支疏所謂行於地者謂地支也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女曰玄枵危曰娵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氐曰壽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

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日之行右轉月之建左旋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

案大歲十二年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故名歲星是歲星因大歲而得名而大歲究無與於歲星也此節掌十有二歲專屬大歲後保章氏

以十有二歲之相專言歲星舊說多未分明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正義鄭氏康成曰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賈疏大司徒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後差之至冬至得丈三尺景又按天文志春分日在婁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賈疏昭四年左傳申豐辭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賈疏春分日在婁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故注并言月弦

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皆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

通論陸氏佃曰黄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逺極星則晷長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長短中表景七尺三寸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為暑隂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

陰勝故為涼為寒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東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秋秋分月西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二至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案致日致月即虞書敬致之義也日行出入於赤道

有北至南至之殊月行出入於黄道有陰歴陽歴之分夫冬夏致日注義盡之矣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春秋二分當黄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陽歴之眞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正義鄭氏康成曰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賈疏東方歲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鎮星辰日月所會賈疏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五

星有羸縮圜角賈疏羸縮者天文志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超舍而前出曰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圜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圜廢則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削地大弱失國亡土也　案五星行有定度決不能有順而無逆至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乃推步之疏非關太平與否

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賈疏尚書五行

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　案此亦推步之疏晦朔移耳　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

貫疏謂日月五星皆右行於天留順伏逆以見吉凶經言辰注直釋辰名不解辰之禍福者辰與二十八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也　易氏祓曰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而獨言掌天星者步占之法以星為主以天象言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兩者相參斯辨吉凶矣　王氏應電曰天星者經星也占候以經星為體而七政流行雲物變見於是占之故曰掌天星也

案天星當兼經星緯星而言如恒星不見或動揺五星有陵犯或失行此其變動也日月之變動謂食暈摩盪之類舊説俱未該史記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則逆亦常也月之盈虧朓側匿本非失度則漢時尚未有知其法者　志星辰日月之變動察天象之咎徵也覼天下之遷考人事之轉移也必參以人事然後吉凶可判如熒惑守心退度之類　先星辰於日月者所掌天星也致日致月者馮相氏掌十煇之法者眡祲而保

章氏兼掌其變動何也凡日月之變動必以所歷分星之度為占

通論賈氏公彦曰馮相氏掌日月星辰常度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

存疑黄氏度曰遷猶變也變則其占不可常梓慎占孛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蛇乘龍宋鄭必饑裨竈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星孛於大辰

而占在宋衞陳鄭失次在星紀而占在宋鄭周楚是皆所謂遷也其後崔浩占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古人遺法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奉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云春秋傳參為晉星商主大火賈疏案昭元年左傳子產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文襄九年左傳辰為商主大火國語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

野之屬是也某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賈疏吳越在南齊魯在東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屬焉耳　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賈疏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注孛彗者邪亂之氣埽故置新之象左傳

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孛一也言客星者彗非位奔賨而入他辰者也　案客星如天官書所載國皇昭明之類非彗之奔賨而入他辰者觀注先言客星而後言彗孛可見

通論孔氏穎達曰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在地之土各有天上之分見於春秋傳者云商主大火參為晋星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以害鳥帑楚周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四月日食魯衛惡之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歲在顓帝之虛姜任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越得歲

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歳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歳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以九州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始誰實分之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也　易氏祓曰考之傳記災祥所應多不誣

者然亦有可疑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鶉火為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西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此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氏以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以為分次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妖祥可也

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存疑賈氏公彦曰此論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辨九州之地據北斗而言所封封域據二十八星而言皆有分星總解九州諸國也又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

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州揚州屬權星大别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摇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兖青徐揚幷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　漢書天文志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牛女揚州虚危青州室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鍔曰歲星光明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黄而沈其野大穰故以其色相觀妖祥　王氏昭禹曰占其見之相有逆順盈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於天下矣分星經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無常主故以其相觀天下之妖祥

存疑鄭氏康成曰歲謂太歲（賈疏上已說五星訖以文次而推知非歲星乃太歲也）在地之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

陽右行於天大歲為隂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賈疏太歲所在亦是斗所建之辰下有太歲也歲星所居亦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春秋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賈疏昭三十二年左傳史墨語服注龍歲星也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在所之國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

辨正易氏袚曰先鄭以歲為太歲後鄭謂太歲所在歲星所居二者並行不悖然春秋所述妖祥則皆歲

星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慎言其所屬以為宋鄭必饑裨竈言其所衝以為周楚所惡非歲星乖次之所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以為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以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保章氏言十二歲之相相有贏縮暈角之變而妖祥應豈太歲可以並言哉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賈疏眡祲職所眡皆日旁雲氣之色此亦云祲象故注云然　鄭氏衆曰以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黄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賈疏僖五年左傳　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王氏昭禹曰氣謂之祲形謂之象降者下之於其國使民知之先事而為之備也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正義鄭氏康成曰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賈疏服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案經言風指天地之風若律所吹之風則屬樂官然亦與天地之氣應知音者能辨之　賈氏公彦曰案考異郵曰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

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清明立夏皆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王氏昭禹曰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　王氏安石曰命謂名言之　鄭氏鍔曰不和為乖不應為别

案日月星辰居常而有變動則天下之大異也星土之妖祥占在一國歲之相占在一歲五雲之物占在一時十有二風月可占蓋以大小久近為次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象所宜次序其事

王氏安石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救政凶荒之政序事救政之事所當緩急先後案救政不惟凶荒有之

案春秋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於重人而得其禮所謂訪序事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本又作柄邦命反治直吏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

賈氏公彥曰大宰有誅無殺此有殺無誅者誅與殺相因欲見過不止則殺之八者不與大宰次第同者事起無常故不依本也

案大宰內史所掌八柄其次第各異何也大宰職先吉而後凶此則各以兩者相對為次也爵祿之後繼

以廢置用舍明而後天位天祿無曠也廢置之後繼以生殺予奪賞罰行而後所廢所置競勸也先生殺而後予奪者輕重之倫也此八柄自然之次第也大宰所詔無殺者殺者不得已而用之大宰不可輕言也然云誅則亦該此矣内史掌其灋則務詳其實故直言殺也大宰詔王而内史詔王治則大宰必攷諸内史之灋以詔王而内史之兼詔大宰亦可見矣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者此正冢

宰之本職也有天子宰相成謀而給事中封駁者此正内史之本職也蓋古法濫盡一二人偶刱行之故衆以為奇史書其事然下能言上能聽者不過千百之十一耳周公列此為典法使為人君者皆知為政體之固然而坦乎不疑為人臣者各知為職守所當然而無與分過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法六典八法八則　鄭氏鍔曰

法者一定之法令者一時之令內史皆執其貳與大宰司會相參稽　王氏昭禹曰上以道制之而下守之則為法上以命使之而下禀之則為令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納訪納謀於王也　王氏昭禹曰納謂納言於上若書所謂納言是也訪謂訪事於下若書所謂王訪于箕子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叙六叙也六叙六曰以叙聽其情

案內史掌納訪而宰夫大僕御僕各掌復逆其職之所以辨者何也諸職所謂逆即群下所納之言也所謂復即王所訪之事也大僕御僕分掌之以達於王內史受之以察其當否然後以詔王治所治之事下於宰夫則使羣吏奉行之官事非聯而實相首尾其不關於冢宰何也凡治皆冢宰所贊則內史所詔王必與冢宰參決可知矣注謂敘事即小宰之六敘非也小宰以敘聽其情乃羣吏自以其情告於小宰此

所謂敘事之法則所納訪之事有大小緩急隨事斟酌次第發命無一定之敘故不曰敘事而曰敘事之灋也經於事之有定者皆直言敘事樂師凡樂掌其敘事饗食諸侯敘其樂事大胥敘宮中之事是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正義鄭氏衆曰春秋傳王命内史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賈疏僖二十八年左傳　策謂以簡

策書王命　賈氏公彦曰周禮爵及士亦内史命之不言者略之也

案不及士者豈士卑且衆王不能一一親命或命而不以策與詩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則命有不親者矣王氏與之謂大夫出封加命為子男故得策命不知大夫四命受器自宜策命非以出封故也

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若今尚書入省事　賈疏漢禮奏事讀之故舉以為

況

賈氏公彦曰諸侯有書奏白於王内史讀示王案不曰讀四方之事書而曰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者曰讀四方之事書則似内史自讀之曰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則知内史之讀為王之聽之矣

王制禄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為之為之辭也王制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鄭氏衆曰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　王氏應電曰制禄

者司禄内史則主贊之賞賜大則司勲之賞地小則

王府内府之好賜賜予是也

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副寫藏之賈疏王有詔敕則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也

案覆舉内史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小史職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則其屬史王之命内史親受而書之且貳之

則矯假以為不信者孰敢萌其慮哉漢唐以後中使口銜天憲以亂國常則内史之職失耳

外史掌書外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令下畿外賈疏凡言四方及外者據畿外而言

王氏應電曰令下於諸侯若徵守起軍旅也

綵命乃王所黜陟因革政事之大者令則發徵期會禁戒政事之小者

掌四方之志

正義鄭氏康成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鄭氏鍔曰四方之志若齊語魯語晉志鄭

志之類　劉氏彛曰四方之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分封之所由始朝貢之斷續政教之從違禮樂之更革俗尚之醜好若土均土訓誦訓之所職皆為志以藏之以待王之顧問

掌三皇五帝之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傳所謂三墳五典賈疏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氏安國曰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賈氏公彦曰三皇時無文有文字後仰

錄三皇時事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世本蒼頡造文字蒼頡黄帝之史則文字始於黄帝　李氏嘉會曰夏殷周所紀兼掌可知

掌達書名於四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賈氏公彦曰聘禮記百

名以上書之於策不及百名書之於方　王氏安石曰書名者字也字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

通論鄭氏鍔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使天下誦讀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今之異則書名不可以不達大行人九歲諭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諭之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使所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書王令以授使者　王氏昭禹曰

以外史掌外令故也

案凡聘覜之常不皆有書或命以事或有所訪詰而後有書故書其令使後後有攷也不覆舉外史此令輕異於王命之必内史親書也不貳之亦以所令輕也

虎賁職奉書以使於四方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　王氏昭禹曰治則六宰主之其令則御史掌之故以贊

冢宰為職

案治令之出冢宰贊王復設御史以贊冢宰惟恐有偏側缺失得以補察也以禮官之屬贊治官者六典八法八則大史與冢宰共建之惟御史習其儀法察其義類又王之治法史必書之也

辨正王氏志長曰魏氏校以後世御史專主諫諍以居於王所可繩愆糾繆按之經文殊無此義古者師箴瞍誦百工諫士傳言庶人謗無人不作其敢言之

氣而天子亦莫不虛已受之又何事專立一官冢宰兼總六官贊王治御史為天子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張弛操縱皆得與議所以為贊冢宰也

凡治者受灋令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

賈氏公彥曰凡外内官所有治職皆御史書王之法令以授之

案凡王之治令及冢宰所掌成法施於邦國都鄙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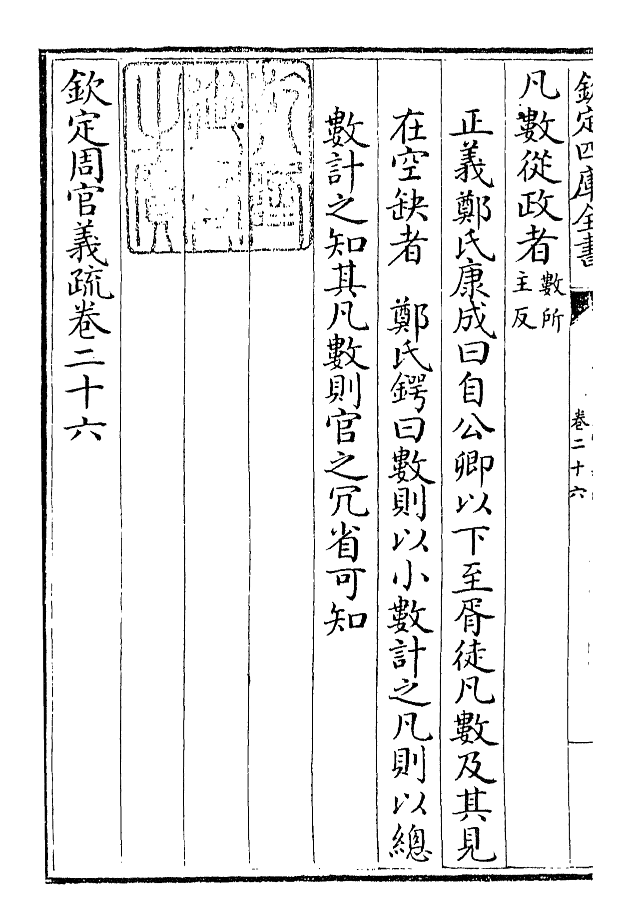
民者皆御史布之故凡治者受焉

掌贊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詔文

案五官法令其長得自布書之者各官之史耳惟治令必禀於王然後下於六官萬民邦國故御史贊書

贊書謂書凡治者所受之法令也故置員多其史至百有二十人



凡數從政者數所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　鄭氏鍔曰數則以小數計之凡則以總數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可知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六